# 侠隐校园

          沈香淑、沈湘桥两姐弟，和周文谦三个转学生，同一学期转进来。三个人长得都很好看，尤其是那沈香淑，更是个子高挑，容貌素净，雪肤无瑕。一下子，使得这间平平凡凡的中学，多了一些光采。那两姐弟不太理人，周文谦却是常挂着微笑，微露着白齿。在班上，也是嘻嘻哈哈的，很有人缘。

由于住处离学校有一段距离，两姐弟都骑单车上下学。 周文谦也骑单车上下学，不过车子没有姐弟俩的那么炫。

俩姐弟骑起车来，都是飞快的。就如同风火轮普通，迎面骑来，电驰而过，回头一看，只剩丁点车影、人影。姐弟俩偏又从不出车祸。

周文谦的单车，牌子型式很巧的，都和沈氏姐弟一样。但是“打扮”却很朴素，而且看起来旧旧的，毫无那种牌子型式应该有的架式。

骑起单车，也令人觉得“只是会骑单车而已”，说慢不慢，叫他快，又好像快不起来。

偏生他人俏俊又和善。见了熟人、师长就放了单手猛打招呼，猛回礼，一口白齿，满脸微笑。大家见他放了单手，车子摇摇晃摆，那付样子，不禁耽心。

井锋从学校回来，拉拉身上那件太小的雨衣，他那善良的脑海里，也想不起还有甚么对象可以骂的，除了自己之外。他的单车既不新，也不好看，粗壮耐用倒是真的。好好的锁在钟姨家楼梯的铁扶手上。不到三个小时，车子、锁、炼条全都不见了。

那单车，除了晚上打工要用，每天要载不良于行的老母，到外面绕一绕。每周三，还要载老母，去医院看病。自己上学都不忍心骑它。和那单车好似乡下水牛和主人般的感情。如今却把它给遗失了！

井锋暗里泣了两夜，又苦又恨，真想把自己给阉了。

井锋抬起手来，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又叹了一口气。单车失窃，已经是上周的事了。

上周二晚上，饭店生意较淡，早收工。在同一家饭店洗碗的妇人钟嫂，见井锋瞧着柜台吕小姐的美眉。

跑来邀井锋去看更棒、更好看的“戏”，声音软软的。

井锋根本毫无拒绝的力量。下了工，便用单车载钟嫂回她家。

路上钟嫂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和井锋聊天、问话。“吕小姐的美眉身子扁扁的，有甚么好看的？”一只手围着井锋的腰，井锋老是觉得钟嫂那只手，不是环着他的腰，而是抓着他的裤裆。单车一颠簸，钟嫂就用力抓一下，使得井锋差点摔下来。原应骑到平坦的路，却更想骑到泥土路，好好一路颠簸到钟嫂家。

钟嫂坐在后面，探了尺寸和硬度。大出意外的“大”，也硬得像家里那根擀面棍。两腿交叠，紧紧夹着，内裤都湿半边了。

钟嫂家在这旧公寓四楼，井锋把单车锁在楼梯的铁扶手上。

钟嫂竖起食指示意井锋勿出声，进屋后，屋里并无一人。

钟嫂开了一盏桌灯，牵着井锋的手，走到屋子最底一间无门的小室。

进了小室，隐约听到室底墙外传来纤细的人声。钟嫂把靠在墙壁的一面薄合板轻轻移开，一线白光透了出来。

俩人凑近往那一线白光出处看去，只见正也是隔壁的小室。有一张床，一张书桌。

有四条腿垂在床沿。

一个和钟嫂普通年龄的妇人，裸着身体，躺在床上，两条漆黑的大腿，垂在床沿，分得开开的。

一个和井锋年龄相彷的男孩，也是裸着身子，躺在妇人身旁，两条细白的腿，垂在床沿，也是张得大开。

那妇人一手轻套着男孩半软的肉棒，一手摸着小腹上的一道精液。

那男孩犹喘着气，一手抓着妇人圆滚滚的大乳房，揉来挤去。另一手半握着妇人轻套肉棒的手，用力上下撸动。

“妈，再来，我还要一次！”那肉棒很快的，从妇人手中硬起来。

井锋听那男孩叫妇人做“妈！”吓了一跳，转头往钟嫂看去。

钟嫂恰也正看着他，朝他一笑。俩人鼻尖仅距数寸，微光中，井锋见钟嫂眼睛炽热，好似母狼，赶紧转头，再瞄那缝仔细窥去。

妇人在小腹上的手，伸到自己阴部去，把小腹上的精液，抹到湿漉漉的阴唇里。 小室灯光甚亮，井锋可以清楚的看见妇人阴部，金色阴毛一大片，妇人手指正拨开阴毛，翻开两片暗红，像似钟嫂那两片厚厚嘴唇般好看的阴唇，淫荡的抚摸着。

井锋心想，“又不是老外，那毛怎会长成金色的？”“哎！乖儿，你又硬了，好厉害，快骑上来吧！”说到最后，声音已经有些颤抖。

井锋看见，原先在妇人阴部的白色水沫，又开始流动了。

男孩喘着气，一翻身骑在他妈妈身上。

那妇人轻“啊！”的一声，男孩硬大的肉棒，已经插进了她流水不止的金毛屄里。 接着猛烈的肏了起来。

井锋听到那妇人的声音和床铺摇晃声：“哎唷！哎唷！坏小孩，轻点，妈妈会痛，叫你用力插，你才用力插，好吗？”那男小孩很听话，慢了下来。妇人亲昵的说：“这才乖，来，吸吸妈妈的大奶奶。”两条漆黑浑圆的大腿，框在儿子腰际上。

除了在同学家中看过几次影带，井锋从未见过这等真枪实弹的阵仗，何况又是母子床戏。激得满脸通红，一只棒槌已经快要顶坏拉链了，气息越喘越粗。

突然眼前一暗，钟嫂伸手挡住了那窥视缝。 井锋大急伸手去拨，同时转头瞧向钟嫂。

微光之下，这敦厚的井锋，又见到了他从未见过的风光。

只见钟嫂一片白白的下身，赤裸裸的。长裤、内裤都不见了，也不知几时脱掉的。

钟嫂张腿站立，牵了井锋右手往阴部摸去。井锋触手觉到一片湿黏，钟嫂用力压住他的手，刷桌般上下刷了几下。

一手拉开井锋裤裆拉链，抓出那只热腾腾的童子鸡，又揉又搓。

小室里，这空旷好久的妇人紧抱住井锋，两人互相摸着生殖器，吁吁粗喘。

井锋脑中一片空白，耳朵隐约听到那妈妈的声音：“啊～啊～乖儿，开始用力插，使劲插。”“对！对！哎唷！哎唷！把妈妈生给你的力气统统使上！用力插！”“哎唷！哎唷！……”被钟嫂抓着那童子鸡，牵到了一间黑暗的小浴室。

井锋听到“啪！”一声轻响，浴室灯光亮起，眼睛眯了一下。尚未适应过来，钟嫂已经蹲在下面解他裤带，要褪他的裤子了。

井锋往下看到钟嫂两个白圆的大半球，中间一条深沟。

他从未有过这种经历，一时僵直着身子，两眼却死盯着那两个白圆的大半球不放。

钟嫂一身欲火，从坐上井锋单车就大燃特燃。一路抓着那只硬梆梆的大雄鸡，单车颠颠簸簸，淫水流得嘀嘀咑咑。腿根黏撘撘的。

刚才诱来井锋看那场戏，暗地里脱了那条长裤和那条可以滴水的小内裤，光着屁股，边看那对母子床戏，边用手玩小屄，弄得镇静得要命。还未看完，已经迫不及待，拉了那只童子鸡，准备洗净烹煮。

“哗！这么硬又这么大！”钟嫂手紧握住井锋的大肉棍，抬头谑笑着：“想干甚么事了？”井锋脸红耳赤，嚅嚅着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“不关键羞，钟姨跟你把餐馆一身油腻味儿洗干净了，我们也来彷那对母儿俩普通的亲热。好吗？”三两下也把自己脱得精光。

不等井锋允是不允，拉过井锋，开了蓬水头，喷了一下，待得水热，开始洗起井锋。

井锋双眼看着身前裸体的女人，丰丰满满。胸前两个白白滚圆的大乳房，刚刚只见到两个白圆的大半球。如今见了，跟井锋想像的，果然差不了多少。

但这男孩目光的焦点，还是聚在小腹下面那块禁区。 脑筋里头昏昏沉沉，只随着钟嫂的摆布，那能应她“好或是不好？”钟嫂握住井锋的肉棍，披开包皮，放在嘴里吸吮起来。井锋抱着钟嫂的头，身体僵硬的站着，鼻子轻哼着。

吸了一会儿，井锋鼻息渐粗，“钟姨，我要像那对母子般亲热。”把肉棒往钟嫂嘴巴猛插，一挺一挺越来越深。

钟嫂挺不住，赶忙拔了出来，“我们尽快洗好，到钟姨床上亲热才舒服。”俩人赶忙洗净，钟嫂又带着井锋，抱着衣裤，双双裸身来到一间小卧房。

钟嫂生怕把他惊吓了，温顺的抱着井锋，躺到床上。

哪知，井锋全身火热，一翻身就把她压在底下，嘴唇在她乳房上乱吸乱吻。

双手在她身上乱摸，下面一只硬梆梆的鸡巴也在钟嫂的屄上顶来顶去。

原来那井锋虽然生性敦厚、老实。但他是少年人，而且在同学家中看过几次色带，也懂一些。今晚这接二连三的引诱刺激，终于去除了惧怕的心思，如同性强暴般，开始上演了。

井锋学着色片镜头，壮着胆子把钟嫂丰白的大腿撑开，手握住鸡巴。一心只想找那淫洞来解性欲！却看不见那个色片里面，供大鸡巴进去、会流水的肉洞。

只见一片黑毛，中间垂下来两小瓣红红肉片。

钟嫂见他端着棍子愣在那里，“嘻！”的笑了一声。

伸出两手手指掰开阴唇，：“来！就在这儿，还会冒水呢！看！”井锋定睛瞧去，刚才那一片黑毛，中间垂下来的两小瓣红红肉片，被钟嫂两手手指掰开，露出一个红红的小肉洞，接近洞口的软肉，好似在蠕动。

井锋凝目一瞧，那接近洞口，好似在蠕动的软肉，突然紧紧一闭，随即张开。“噗”的声响，一道液体喷了出来。

当即不加思索，肉棍一顶，刺进了那喷水的、红红的小肉洞。

钟嫂哀叫了一声，“轻轻的来，钟姨这个洞，好久没教男人插了。”轻推了井锋一下。

井锋肉棍刺进洞内，彷佛被一个套子紧紧套住，四周温湿温湿的。只觉得又紧迫又湿热，又舒服。

钟嫂一推，他“嗯”了一声，突然想起那对母子，妈妈叫儿子：“轻点，妈妈会痛，叫你用力插，你才用力插，好吗？”很自然的，轻轻的抽送起来，耳里听到钟嫂，轻轻娇娇的声音：“啊！啊！

啊！好棒的井锋，钟姨的乖儿子。”钟嫂“渴”了甚久，掳获井锋，年少强劲。一身丰白的肉体，摆了各种姿势，教他抬着妇人漆黑的腿猛力干、看着妇人又白又圆的大屁股，从后面插。或是观赏妇人骑在他身上，摇晃着一对丰满圆滚的大奶，倒浇蜡烛的干。

玩到床单湿了一大片，井锋也快垮了。

俩人刚插完一回，正喘气时，那电铃响了！

井锋一惊，坐了起来，钟嫂蹙眉道：“大概是妈回来了，我去听。”披了袍子跨下床，阴部一痛，如火烧般。回头白了井锋一眼，心中暗骂自己，浪屄，不知节制！

拿起对讲机话筒，果然是妈妈打牌回来了，钥匙忘在李妻子家。

讲完话，一回头，井锋已经着好衣服，乖乖坐在客厅椅上了。

钟嫂见他如此乖巧，心底更加喜欢。 脸带微笑，温顺道：“我亲娘回来了，不急，她还要去二楼赵妈妈那里拿东西。”井锋一听还有时间，起身往里面跑去：“钟姨，我去尿尿！”疾速解了小便，想起那对母子，蹑手蹑脚进了小室，从那缝隙窥去。

那位妈妈全身漆黑，高翘起屁股跪在床上，男孩挥舞着大肉棒，双手扶着母亲的腰际，正剧烈的肏动。

井锋听到那位妈妈，又是欢乐又是痛苦的低叫声：“哎唷～哎唷～妈妈被你害死了，你那大鸡鸡捅到妈妈的心口了，乖儿，饶了妈妈，明天再干好吗？”那妈妈披头散发，屁股上的白肉震荡不已，白水流得整片屁股都是。

想继续看个结果，听到钟姨：“井锋！”急忙又蹑手蹑脚出了小室。回到客厅，安坐椅上。

钟嫂的母亲看起来和钟嫂如姐妹似的，井锋真不敢置信她们是母女。

井锋又坐了一会儿，才告辞回家。

到了楼下，却看不到那辆单车，就这样，一点踪迹都没留下，失窃了！

没有单车，他每天只好背着老母，慢步到外面绕一绕。 周三，也只好背着老母，搭公车去医院看病。

快到家了，雨也变小了。井锋心里想着，要如何才能再买一辆单车。井锋拎着雨衣，爬到三楼那破公寓家门口时，吓然看见一辆新单车，端端正正的摆在家门外。车后座放了一个黑色背包。

井锋快步走上去，呆立在新单车前面。这时，耳旁突然有人说道：“好好照顾你母亲，单车不要再弄丢了！”井锋一惊！抬起头来瞧瞧四周，楼梯间除他之外，并无人迹。 井锋心底升起一股寒气，跑到楼梯间窗户，往外面四周察看，也没人影。

那“人”只在窗台留下俩个淡淡的雨水脚印，很快就干掉，看不见了。

井锋像对爱人般的，轻抚着那单车的坐垫。那单车看起来，比他失窃的那一辆还壮。又附了一个进口的粗不锈钢索号码锁。

井锋打开黑色背包，又吓了一跳。

休憩时间，男女学生除了跑厕所、上福利社之外，最大乐趣莫过于，群聚于走廊，东南西北，胡吹乱盖。 骚首弄姿，卖弄知识、摆弄肌肉。

男生女生，眼睛互相勾来勾去。要不就吵吵嘴，尽想引起对方注意就是了。

走廊里很少见到过周文谦。 周文谦天性好奇、好冒险，经常这边走走那边瞧瞧。

这城市的市名叫做“雾湖市”，这所中学也叫做“雾湖中学”。

因为市内有一个神秘的湖，无以为名，自古就叫做“雾湖”。

这湖在“雾湖中学”里面，位于学校东北角，低年级教室大楼尽头的那一方向。

学校有一位叫做林牧的工友，住在“雾湖”湖畔。那里是禁区！新生进来当天，班导师一定会提出警告。

刚进学校的第二天，休憩时间，周文谦又胡走乱探，闯入了一片松林里。 那片松林，大小松树约有三、四十棵，出了松林，远远就瞧见一个湖。

湖畔建了一栋平房。

那湖岸边坐了一个，身着棕色上衣，棕色长裤。打扮像似印第安的中年人，在凝神垂钓，正是那林牧。

周文谦不敢再接近，远远望着。

那湖的样子，长得实在不像个湖。狭狭长长，倒像似一条大河的支流，被生生截断。湖水呈绿藻色，看起来也不清澈。

湖畔另三面尽是怪石巨木。整个湖面湖岸，透出一股神秘的气息。

林牧的住宅是座平房，却建得很高。因为距离太远，其他就没啥好瞧的。

上课钟响了，周文谦悄悄赶回教室。

放学了，一年级的学生喧哗成一团。 周文谦和邻座的单车“专家”阿康，要去学生车棚看车子。

阿康口沫横飞，继续在叙说最新型的变速单车。

“阿谦，你那辆就是了。”“我那辆那么旧，怎会是最新型的？”“我老哥说，那种牌子、型号是赛车型。整个车架、变速齿轮全是甚么…甚么…精密…精密锻…锻…”抓抓头发想不起来。

周文谦笑道：“精密锻造吧？”“对！对！精密锻造，全无接缝，又轻又坚固，材质比”碳“还高一级。”前面传来一些吵嚷声，俩人住脚望去。

一群体型高大的男生，身着篮球衣裤，及一群身材健美，身着短裙花衣的女生，正逗弄着前面一个低年级的小女生，那小女生双手捧着一个大篮子。

阿康低声道：“篮球校队和啦啦队。”只听到一个粗犷的声音：“我们就拿十六朵，你再去采，真的不行吗？”周文谦凝目看去，那说话的男生，身材魁梧。一双大手捧着一些紫色小花，献给那群啦啦队。

几个女生拿着紫花，雀跃不已。

又一位高个子扎马尾的女生嘻笑道：“要不，赛完球我们陪你去采好么？”那小女生大声道：“各位大哥大姐，那不是花，那是一种药，极尴尬采。”颤抖着声音：“我赶着拿去给人家急用，拜托！拜托！大哥哥大姐姐还我吧！”一对乌亮的大眼睛，已经泛着泪光。可爱的小脸孔急得通红。

另一高个子的女生阴笑道：“这么香又这么漂亮，怎会是药？小管子！你骗大哥哥大姐姐喔！”那小女子更大声：“那确是药！你们怎可像强盗行为！”那群“大哥哥大姐姐”恼羞成怒，就是不还她。

当下在小径吵了起来。

周文谦见那小女子孤身一人，面对一群巨人似的恶霸，却毫不让步，心里大感佩服。

走上前去，露出白齿笑道：“各位大哥大姐，很抱歉！打扰各位了。”吵架双方都诧异看着他。“那东西名叫”紫梗丽“，的确是药不是花，香气有碍嗅觉神经，但水煮之后却治嗅觉毛病。小弟劝您们，还是不要拿的好。”那群“大哥哥大姐姐”皆尽满脸不置信的看着他。

周文谦又道：“各位大哥哥、大姐姐，请将药还了小管子吧！”话说完，见大哥哥、大姐姐们，都板着脸色，不禁愣在当场。

那粗犷的大个子横着脸道：“你疯话吐完了没？”这大个子块头甚大，整个脸压了上来。

后面传来几个声音：“把他丢出校门外！”“赏他几个耳光！”周文谦脸无惧色，毫不畏缩，“亏你们还是代表雾湖中学的校队，是我们的学长！”横步护在小管子前面。

现场顿时一片寂静，那群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一个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说不出话来。

阿康在后面离得老远，嘴唇发白，只怕遭了鱼池之殃。

那高个子扎马尾的女生娇笑着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你们这些男生要干甚么？”眯眼抬头瞧着周文谦俏俊的脸，笑道：“是我们不对，如今把这个叫”紫梗…“甚么的都还了小管子，行了吧？”这群“大哥，大姐”其实也就是大小孩，淘气不听话罢了。个个心地还是赤子般善良。

周文谦脸孔松了下来，又露齿笑道：“晚上小弟做东，请各位大哥哥、大姐姐吃饭唱歌，各位意下又如何？”彷佛刚刚啥事都没发生般。

这回那群“大哥哥大姐姐”又皆尽半信半疑的看着他。小管子也跑到他的面前，睁着漆黑的大眼睛，偏着头怀疑的看他。

周文谦只好郑重的又问了一次，且约定了时间、相候地点。大家拜拜散去。

阿康也道：“阿谦，改天再看你的宝车好了，太晚回家，妈妈会打死我。”小径旁有一栋实习大楼，沈香淑静静的站在二楼走廊阴影处。这一个素净的女生，双手抱胸，把这一幕闹剧，从头看到完。

深黑的眸子盯着周文谦那露齿的愁容，眼里也跟着微笑。

周文谦又帮小管子整理好那一大篮子的花。

小管子脸带红晕低声道：“谢谢您了，我来整理就好。”抬头瞧了周文谦一眼，又道：“很少人知道这花叫做”紫梗丽“，及用途的。”周文谦露齿笑道：“我常翻阅中药书籍，这花名、图片、用途正好看过。 ”“来，天快晚了，要送去哪儿，我帮你送！”小管子摇头道：“不能再麻烦您了，我校外招辆的士坐了去。”周文谦道：“学校附近甚难招车，你又是单身一个小女生…”言词之间大是关心。

俩人讲话时，后面传来一个清脆好听的声音：“我来帮她送！”周文谦回头一看，那说话的，制服上绣了一条杠杠，是个一年级的女生。

长身玉立，容貌美艳，站在背后，正是那沈香淑。

周文谦不认识她，却在车棚见过她。脸孔微红道：“你怎么偷听旁人说话？”沈香淑也不理会他，迳自柔声对着小管子道：“你跨站在我单车后轮轴上，提好花篮，很快就可送到。”斜眼看了周文谦，冷冷道：“你晚上还要陪那群啦啦美女吃饭唱歌，送这趟花就迟到了。”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别～忘～了～！”周文谦红着脸：“你怎的，连这些都偷听了？”小管子听他俩，好像为了自己的事，你来我往，却又不太像。她年纪尚小，自然不懂得这些少男少女之间，微妙的心思，只呆呆的看着他俩。心里头倒是奇怪，这漂亮的姐姐，怎会知道这英勇好看的哥哥，晚上要陪那群啦啦美女吃饭唱歌？她刚才又不在场？却不知那沈香淑，刚才就站在二楼，从头至尾，瞧得一清二楚。

原来，有一天也是放学在车棚，周文谦蹲在单车下，校正前轮，正忙时。有俩人来车棚，离他不远，站在那里谈话。车海挡住，他和对方，彼此都看不见，但听声音，是两个女小孩。

车子弄好，站起身来时，一个高个子、娟秀的女同学，悄然立在不远离处，冷冷的看着他。

没头没脑的说道：“你偷听旁人谈话！好不要脸！”掉头走了。

周文谦搞不清楚，是甚么事情，他为何挨骂？心想：“我几时偷听旁人谈话了？”不过回想起来，这漂亮女同学的声音，好像就是刚才，站在不远处谈话中的一个。

小管子又愣了一会儿，想到重要的事情似的，急忙问道：“请问大哥哥您尊姓大名？”周文谦红着脸道：“算了，小事情一桩。”小管子撒娇道：“不要嘛！您是我小管子的救命恩人，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姓名。”沈香淑在一旁几乎笑出来，虽冰冷着脸孔，却竖起耳朵，准备听这小子的姓名。

周文谦无奈，只好说道：“我叫做周文谦。”小管子念道：“周文谦，周文谦，周文谦。”念了三声，笑道：“嗯，牢牢记住了。谢谢您！”转头向着沈香淑：“大姐姐请问您的芳名？”沈香淑弯下腰，樱唇贴着她的耳朵蚊声道：“沈香淑。”小管子道：“啊！甚么？您声音太细了听不懂。”沈香淑白她一眼，重又说了一次。

小管子道：“啊！听清楚了，沈香淑，沈香淑，沈香淑。好好听的名字。”笑道：“嗯，牢牢记住了。谢谢您！沈姐姐！”把个沈香淑气得脸色发青，朝周文谦道：“把你猪耳朵塞住，不准听！”周文谦心道：“全部都听了，再塞有何用？你这女罗刹。”却也苦笑着，伸直了两根指头，当真把耳朵塞住。

大包厢里热闹滚滚，校队十一号正和啦啦队十一号，配对唱情歌，眉来眼去的。

那人高马大的扎马尾巴的啦啦队长，老是缠着周文谦。

周文谦正想着刚才电话中，妈妈的话：“文谦，你老爸刚才挂电话回来。他那边如今的时间是午休时刻，叫你用功读书。”妈妈又说：“你老爸还不知道你喝酒的事。早点回家，别喝太多了，知道吗！”周文谦心想：“老爸在美国的公司，每次一呆就是三个月，忙忙碌碌。留着妈妈和自己母子俩人，偏偏自己又越来越晚回家。”又想起放学时阿康说的：“…太晚回家，妈妈会打死我。”周文谦心想：“阿康比我幸运多了！”耳旁一股热气传来，那啦啦队长娇媚细语：“好吵，陪我到外面静一下好么？你待会儿到柜台前找我。”推开周文谦，漂亮的眼睛，左眼轻眨了一下。

周文谦究竟年轻，听了她娇媚细语，酒精确实也从体内热了起来。

到了柜台，周文谦正要付款交待事情。那啦啦队长扯下他手，低声道：“都交待妥当了，帐也结清了。”满脸通红拉了周文谦，走出大门。 后面传来柜台小姐娇滴滴的声音：“谢谢铃大小姐光临，欢迎下次再来！”那门口小妹、小弟更是大声：“谢谢铃大小姐光临，欢迎下次再来！”那啦啦队长脸色愈加羞红，匆忙从小钱包内取出小费，赏了门口的小妹、小弟。出手大方，周文谦见了，不禁搅起满肚子狐疑。

俩人出了大门，那啦啦队长勾着周文谦的手臂，尽往人车稠密处行去。

到了一暗处，周文谦突然转身面对她，托起她滑润的下巴，笑问道：“队长你姓铃？”那啦啦队长，两眼宛如迷了大雾，轻轻的点点头。 周文谦又问道：“他们称呼你为铃大小姐，令尊莫非就是铃应河，铃董？”铃大小姐美眼在微光下，柔和得似要滴出水来，低声道：“你要说些甚么？

我不想听那一些，我叫做铃蓁。”低头轻声道：“带我去没有人的地方，只有天、地、你和我。”周文谦想了半天，究竟还是年少，最后只想到“松林”、“雾湖”等等幽静，夜晚无人去的地方。

也不怎的，心底就浮起想带她去瞧瞧的念头。

周文谦带着她，到商店随便买了一只手电筒、两条毯子、几罐啤酒、肉干和一只袋子，统通装进那袋内。

铃蓁不知他要干什么，跟在后面，只觉得甚是有趣，一双大眼尽跟着他的身影转，竟是片刻不离眼。

周文谦提着袋子，露齿笑道：“好了。”铃蓁道：“你带我去打仗？”周文谦含笑不语，招了车，吩咐去雾湖中学！

铃蓁心里头跳了一下，暗暗胡思乱想，只觉得浑身骚痒。

车子很快抵达学校，周文谦牵着铃蓁，从围墙角落，一个勉强仅单人通过的裂口，进入了校区。 那裂口进入之处一片漆黑，铃蓁心下害怕，低声道：“这是哪里了？”周文谦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，叫她不用怕。

用那手巾蒙了铃蓁双眼，叫铃蓁趴在他背上，驮小孩似的。也不管那铃蓁满脸红晕，羞得几乎昏厥，驮了便走。

铃蓁蒙着双眼，和周文谦，俩人脸颊相贴，只觉得纵使天塌下来，也是安全得很。

她个子甚高，全身趴在周文谦背上。从未碰触过男性身体的处女乳头，虽然隔着一层奶罩及两层彼此的薄衣服。但紧贴在周文谦背上，一滚一滚的，只觉得乳头越滚越烫。 也越滚越舒服。

底下张得大开，高突的小屄，仅隔着更薄的小三角内裤，被周文谦隔着他的裤子，磨来磨去。

铃蓁小白齿咬着嘴唇，把高突的小屄，往周文谦的背，紧“磨”上去，又“滑”下来。脸色更是羞红，只觉得自己全身发烫、冒烟。

这个大姑娘，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作风大胆。但是此时，在这黑漆漆一片，并无人瞧见的地方，她也不过是在心慕的男孩背上，做一些令自己肉体、心灵快乐的动作，却羞赧得要命。

原来此女本性贞节，可是一旦动情，那是甚么山盟海誓，都无需求。只有死爱一生，一生热爱，至死方休。

铃蓁趴在周文谦背上，刚开始还听到周文谦脚踩到松针的声音。

没多久，那乳头越滚越热，那小屄也越磨，水流得越多。不禁瘫在周文谦背上，甚么声音都听不到了。

周文谦年轻力壮，驮了她，又拿着袋子，脚程还是甚快。

铃蓁仅闭目一下，就听到周文谦低声道：“只有天、地、你和我的地方到了。敬请铃大小姐下马吧。”铃蓁睁大眼睛，只见远处一片白雾，看不清楚那是甚么所在。抬头却是满天星斗。

周文谦正把带来的毯子摊开，铺于一块平坦的巨石上。

铃蓁见他铺毯，赶忙低身帮忙铺平。

两人坐在巨石上，远眺着那片白雾，铃蓁道：“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未看过雾湖，更别说来过了。”林牧的屋子，在松林另一边，完全看不到。

聊了一会儿天，四周一片漆黑。雾湖的夜晚，昆虫、夜兽一片吵杂鸣声，热闹得很。

铃蓁有周文谦在旁，心中不怕。但那湖距离虽远，却也逼来阵阵寒气。

两人拉起另一条毯子，钻了进去。紧紧搂抱、笨手笨脚的拥吻在一起。彼此都把初吻，献给对方。

均同时想着，“此时、此地，当真是，只有天、地、你和我了。”黑暗中，除那昆虫、夜兽的吵杂鸣声之外，还听到毯子里面传出来的少男少女低声细语，嘻笑的声音。

“你好不要脸，怎么把裤子脱掉了？”“甚么东西？哎！怎么会这般大？来，手电筒呢？给我，我瞧瞧。”“哎！坏小孩，这不是手电筒！”一道弱光透过毯子，亮了起来。

毯子内，春光无限。铃蓁拿着手电筒，趴在周文谦光溜溜的两腿间。“你才一年级，这东西怎么这样大？”铃蓁脸颊上落了红晕：“我听队上她们讲过，可是…可是你这个，尺寸好像不对耶？”看着那只庞然大物，也不知怎么说才对。

周文谦轻笑着：“不要管他大不大了，我也不懂。”坐起来，把铃蓁拉到身上，柔声道：“来。”拥了她，两人半生不熟，笨拙的又“热吻”起来。

铃蓁把灯熄了。

黑暗中，周文谦轻声道：“这个东西怎么老是解不开？”铃蓁细声道：“从来就没有男小孩碰过我这里，你已经摸了半天，还要解开？不行！”周文谦又轻声道：“姐姐，我也从来就没有碰过女小孩的这里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我头一遭。”停了一下，豁了出去，接道：“解下来，把灯开了，让我瞧瞧，好好摸一摸嘛！”铃蓁道：“你好坏！”几秒钟的寂静，那电筒突然亮了一下又暗了。

“电筒给你，不准照我的脸，也不许看我的脸。”那突然一亮，周文谦根本甚么都没看到，一只电筒塞入了手中。

微黄的强光里，成年之后的铃蓁，两个漆黑圆润的乳房，初次给一个心慕的男孩，观看、爱抚，又害羞又高兴。她的脸躲在黑暗中，两颊红热。看着周文谦抚摸乳房的小色鬼样，心里又爱、又羞却又好气。真想给他一个脑门槌。

铃蓁正闭眼享用，从眼帘上，却感觉到光线移开了。睁眼瞧去，那光果然贼头贼脑的移到底部了。暗中瞧着，也不惊动那小色鬼。

只见那电筒强光，在短裙腿根处停了一下，又往下移去，那光拉高了一些。

铃蓁两眼在暗处，瞧得清楚。那光就如舞台上的大灯，从上照了下来，俩条漆黑的大腿、小腿、一路到脚丫子，全部罩在强光里。

那小色鬼只盯着强光里的美景瞧，铃蓁被他瞧得下体竟然有些发热。

“咳！”的一声“小鬼，你瞧够了没？”那光闻声立刻熄了，黑暗中只听周文谦嚅嚅道：“姐姐，我实在是好奇。你的腿，真比那影星玛丽莲梦露的腿好看。”周文谦边讲话，耳朵同时听到纤细的声音，传自铃蓁身下。

黑暗中铃蓁就自然多了，“你对姐姐裙子内的东西，就不好奇吗？怎么不掀开瞧瞧？”“你慢慢看，不许乱摸，懂么？还有，不准照我脸。”声音已经有些发抖。

周文谦喜道：“懂得！懂得！”电筒一亮，好像看到铃蓁的手，从屁股底下抽出来。

掀开短裙，却见里面，就是光光一片。内裤不知跑那儿去了，强光下，一个高高隆起，白白丰肥的阴户，夹在漆黑浑圆的腿根间，闪着水光。

周文谦俊脸凑近去，看了仔细。那中心还有一条缝，被两片唇皮夹住，正想伸手掰开，看个究竟。

一双净白的素手突地从上落下，把所有美景皆尽盖住。

铃蓁羞道：“好了，看够了。”压着短裙，不让他看。

周文谦笑谑道：“你的内裤怎么不见了？”说完，朝上扑去，把铃蓁压在底下。

这男孩如此一扑，那只大肉棒，随着把翻开的短裙也撩了起来。铃蓁个子甚高，肉棒就顶在洁白、隆起的阴户上。

周文谦低声笑道：“你叫我慢慢看，怎能这么快就收摊？”边在她耳朵吹热气。

铃蓁娇羞道：“你蠢蠢欲动，我都看出来了。”耳朵受痒，身子也跟着扭动。

那顶在阴户上的棒头，跟着顶进了湿润的阴唇内。

刹时，毯子内，两个从未经人事的少男少女，都静了下来。

铃蓁受痛，死命推开了周文谦，却又张臂紧抱住周文谦，低声道：“不是这样的…这种美好的事，应该是等你娶了我，在我们结婚那晚才能做的。”又娇声道：“我们用其他方法，也可以解决问题。”周文谦似懂非懂的，听她在耳畔轻声细语。 黑暗中，两只细柔软滑的手，抓住自己的鸡鸡，撸动、抚摸着。

一阵香气偎了过来，铃蓁滚烫的樱唇，亲着额头、鼻尖、脸颊。周文谦转头迎接了过去。

在毯子底下，两个少年男女，凭着色情影碟所见，及本能。互相用手、嘴、身体取悦对方，就是还未性交。

那只手电筒滚在一旁，灯光不再那么刺眼。

铃蓁粉红色的小舌尖，绕着大龟头打转。接着，殷红的小嘴唇在上面半含，舌尖挑弄，汨出一丝黏液的马眼。

周文谦呻吟了一声，往上一顶，粗大硬热的肉棒戳进了小嘴巴内。

铃蓁吓一跳，双手抓住，那棒身全是香涎，滑不溜手，更是深入喉内。

周文谦学着那色情影碟，又把大肉棒，拉到剩个大龟头在唇里舌边，再顶进去。

顶了几下，铃蓁喉咙作呕，承受不住，臻首后仰，正想逃开。 却不料那硕大的肉棒，狠狠的跳动了几下，一道热液冲了出来，灌得铃蓁一嘴巴满满的。

周文谦在那头呻吟道：“吞下去！吞下去！姐姐！不要吐掉！”铃蓁听她小妈妈讲过，这童子精对女人的好处，现又听得周文谦如此叫，立刻分批，咕噜咕噜，咽进肚子。

周文谦泄了精，身子一松，轻声道：“啊！好棒！”铃蓁掉过头来，亲着他，昵笑道：“小色狼，你这真的是头一次？好多，好稠。”嘴角流下精液。

周文谦板着脸孔道：“毁在你手上了。”翻过身把她压在下面，笑道：“换我来！”轻轻分开铃蓁漆黑修长的玉腿。一个洁白丰饱，高高隆起的小阴阜，落在周文谦的眼里。 粉红的双唇紧闭着，顶端倒是露出一只小珍珠般的阴核，因镇静而微微颤抖着。

周文谦不知如何动手，才能令她快乐。仔细看去，那紧闭的双唇间，却遗有水痕。周文谦想着那色情影碟，伸出舌尖，顺着水痕往上舔去，抵达双唇，舌尖轻轻钻拨双唇，舔了进去。

铃蓁震了一下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双腿做势要合闭起来。

周文谦舔得正入境，两手轻轻一压，舌尖依旧舔个不止。那小肉洞里，涌出一股又一股的蜜汁，并漫了一阵香气。

周文谦闻得香气，也把那滑腻的蜜汁，一并舔个干干净净。舌尖往上轻触了那只小珍珠，舔起来。铃蓁又震了一下，“啊！”了一声，刚干净的蜜汁，又涌了出来。

两条漆黑浑圆的长腿，终于框上了周文谦的背，紧紧的。

他调皮的舔，她却认真的闷哼。全身痒得尿都快失禁了。

急得两只漆黑柔软的手掌，往他头顶压了下去。

周文谦太过专注，骤不及防，只闻得口鼻之间，一阵子香气，一阵黏液。

就被按在铃蓁腿根间，也不出声，亦无动静。 铃蓁双手放开，他也一样，既不出声，亦无动静，趴在铃蓁阴阜上。

隔了半响，还是如此。铃蓁明知他开玩笑，但这里是“雾湖”，而且是在夜晚。谁知道毯子外面有甚么东西，心里大感发毛。

腿、手并用，推拨了一下，“喂！小色狼！小色狼！”那头被推，移了一些角度。还是无动静。 铃蓁心里害怕，又推拨了一下，叫了几声。

刚叫得两声，感觉到阴核又被攻击。这下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素手一抬，往他头顶打小孩似的，拍了下去！

哪知，手尚未及他头顶，周文谦右手轻抬，掌心向上，啪！的轻响，那手又自投罗网般的，落在他掌心里。 铃蓁手掌被他握住，传来阵阵平和的热气。在同时，正遭攻击的部位，更是酸痒、舒畅、酥得全身发软。铃蓁自己觉得，连尿道都好像渗出尿来了。

那“小色狼”一条舌头，左舔右卷，外挑内搅，厉害非常。色情影碟的功夫，全盘在她小屄，模拟使用上了。

铃蓁水流满地，身心俱软，只好竖起白旗。轻摸着他的头，腻声哼着：“小色狼！小坏蛋！把姐姐弄坏了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！”

周文谦这时才抬起头来，满鼻子淫液，黏糊糊。还笑嘻嘻的！露出一口白齿。铃蓁见了，“嘻嘻！”笑了两声，柔声道：“过来！”

从屁股底下摸出一条白色丝布。搂过他的头，伸出香舌，边舔，边仔细轻柔的拭净他鼻子上的淫液。

那只大肉棒的角度，还是顶着里外都是水的小屄。而且是要命的硬梆梆。

铃蓁把他的脸推远，看了看，觉得满意，又亲了一下嘴巴。

转眼看到手中那白布，又“嘻！”的笑出来，脸颊飞红。 屁股一抬，急忙把那白布，往底下塞。

她屁股一抬高，那只大肉棒的头，顺着滑溜溜的淫液，又顶入了阴唇内，撑在处女屄口。倘若再一用力，就登堂入室了。

周文谦右手抄到她屁股底下，笑道：“甚么东西了？”铃蓁不让他看，伸左手去挡他。

哪知，他右手仅是虚晃，左手快速一抽，那布便即到手。

看了一眼，当场傻住。原来那布非布，却也是布，是一条薄棉布的纯白色女子内裤。正面布了一些黏液。

铃蓁连耳根都在发烧，不敢看他，低声道：“还人家！”

周文谦咬着她耳朵，低声笑着：“你居然…用内裤洗我的脸？”

铃蓁素手扬起，“啪！”的，在他光裸的屁股轻拍了一下。忍不住，笑了出来。

身子颤动，那肉棒一个大头，也在她小肉洞口，润着淫液磨来点去。

这下子，俩人脸上都起了异色。

周文谦低声：“这样子磨，甚么感觉？”

铃蓁抖着声音：“很好，你呢？”

“棒透了！”一手握着肉棒，半轻不重的，在铃蓁湿漉漉的阴唇内，小屄口，磨墨般，磨来碾去！

两人越磨越镇静，铃蓁殷红的乳头、挺立在漆黑、抖动个不住，滚圆的乳房上。年少的周文谦看得两眼发直。

大肉棒越磨越硬，淫水越来越滑，越磨越多。

那棒头三番两次，几乎便要插入。

铃蓁年纪较大，也较有理智，都硬生生挡住了。

铃蓁被压在底下，一手搂着他，一手伸到阴部防着。哀声道：“弟弟，你可千万不能插进去！乖！”

满脸通红，气喘吁吁，那小屄被大棒头磨得红润发亮，电筒侧光照射之下，闪烁着冶艳的反光。

她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。

周文谦虽是年少气旺，又喝点酒，却苦苦撑着。三番两次要插入，铃蓁不挡，最终他自己还是可以挡住。换做别人，铃蓁早已破功了。

这大女小孩，容貌美艳，身材喷火。别个啦啦队员，要不，就是皮肤棕亮，否则能防晒就防晒。

她这队长，却是冰肌雪肤。晒了，没几天，又是一样漆黑。嫉煞那些女子。

周文谦和这样一个尤物，两人赤身裸体，肌肤相贴，性器相触。在这“只有天、地、你和我”的毯子里，硬就是没有污了铃蓁的清白。

那嘴唇却已咬破了。

铃蓁迷迷糊糊，全身火热，理智已近崩溃。嘴唇突然传来一阵热气，一个温顺的嘴唇吻了上来。带了一些咸咸的液体，流入她唇内。

底下那大肉棒，也被周文谦紧紧握在手中，开始喷精，一道又一道，射在铃蓁的阴阜上，小腹上。

一阵强烈的快感袭来，铃蓁小屄也跟着一阵冒水、子宫颤抖。双腿紧绞，连平坦玉白的小腹，也一阵痉挛。两人射的射，丢的丢。快乐得只有紧紧拥抱着，充满情爱的，拥吻着对方。尽管那“吻术”还生涩得，牙齿互撞，鼻子互挤。

拥吻中，那咸咸的液体不断流入铃蓁唇内，她觉得有些不对，轻轻推开周文谦的头，只见他的嘴唇汨汨的血流不止。

这聪慧的女小孩，见状立刻明白嘴唇为何淌血，一阵温馨也一阵激动。

翻起身把他压在底下，鸟啄般，在他鼻尖啄一下：“别动！”

取过电筒，转身寻物去了。

余光中，周文谦只见到一个漆黑发亮的屁股，在眼前摇来晃去，不禁伸手摸了一把。光滑细嫩，肉棒又硬了起来。

“别乱摸，没规矩！”铃蓁转过身，手中拿了一包棉纸。

又吻，又啜，也用那纸，轻柔的止了血。她张开两腿，高趴在周文谦身上止血。

屁股和白白凸凸的小屄，正跨在那坏东西头顶上。

两人都无防备之心，这三番两次，自自然然，又不是故意的。一个大龟头就是要顶在那粉红色、流水的洞口。

这次，两人都有了经验，不再大惊小怪。

但铃蓁还是怕怕的，附在他耳旁：“记住！千万不能弄进去喔！”

周文谦轻轻点头：“知道。”握住肉棒，不轻不重磨将起来。

这种事，一而再再而三，终究会假戏成真。但有些人…而近百公尺外的“雾湖”，在大雾中…毛毯内，唯一的观众，只有那只静静躺在毯子上的手电筒。

铃蓁的确是美。两个大眼睛，沉思时，深如泓潭。温顺时，充满了慈母、长姐、友情的光芒。发怒起来，又冰冷如霜，冷冷盯着你，不知下一步她会如何搞你。在遗传自母亲的漂亮、贞德及智慧之后，来自父亲铃应河的狠、悍也表露无遗。 她是啦啦队队长，身材自然极佳，肌肤又白晳。

整个雾湖市，一大半人都知道，那铃应河有颗掌上明珠，长得国色天香，艳美无伦。

侧光下，周文谦每亲到铃蓁一秒钟，肉棍就硬一分。

跪骑在他身上这个美女，两个漆黑丰满的乳房，“放”在他脸上，有一股清香，还带有一点小女子的乳臭香。摸起来又细致，又饱满。 他轮流含、舔、那两个，渐渐发硬，粉红色的乳头。 铃蓁不停低声哼着。

底下则磨着她的“整个阴部”。周文谦握着那只大棒子，就在她满布淫水的大阴唇、小阴唇、阴核及会阴之间溜来溜去。三不五时，还滑到小屁眼去。

另一手，还念念不忘刚才，铃蓁转身寻物，一个漆黑发亮的屁股，摇来晃去的诱人模样。就在那漆黑发亮的屁股上，摸着，摸着。触手光滑细嫩。

眼看，毛毯内的两个少年男女，越来越火热。

这时候，毛毯外的雾湖湖底，正发生了一些事情。

林牧住宅是平房，却建得甚高，是有原因的。只因为他的屋子底下，还有一座埋在地底，只露出三分之一在地面上的小平房。

林牧在住宅内钉了地板，那小平房就在地板下。和林牧居家隔离开来。

那小平房里有一条秘道，直通到雾湖湖底一间石室。室中间有一张和那石室地面连在一起，雕刻出来的小石桌，桌面上挖了一个梯形洼穴。石室四壁尽是青苔，也不知建于甚么年代。

此时，石室里面，亮着两只电筒。石桌上那梯形洼穴，密嵌了一幅呈等腰梯形的图。 那图的角度、尺寸和洼穴极为密合。图的材质闪着灰暗的金属光。

两个人亮着两只电筒，强光罩着那幅图，一言不发，却甚紧张。

一个人忍不住说道：“好友，时辰该到了吧？”

另一人低沉着声音道：“莫紧张，放轻声不要惊动了林牧！”

湖畔，毛毯内的两个少年男女，正受着欲火煎熬，两人全身是汗。

铃蓁樱唇亲着周文谦，发抖细着声音：“怎么办！我们怎么办才好！”整个小屄，又红又涨，水流不止。姣好的脸孔，一片红潮。

周文谦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一只肉棒硬得如黄色炸药似的，都快爆炸了。

便在此时，毛毯外，雾湖的天空，满天星斗。一颗小小的红色陨星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划过了雾湖市。在雾湖上空撒下一大片暗红色、神秘的亮光，罩着湖上大片迷雾，击中了夜晚的雾湖，激起满天水花。

那暗红色、神秘的亮光，也透过毛毯，射到里面的两人。

铃蓁只见到眼前闪过一道红光，在那一刹那之间，她忽然觉得自己变成宝图中的女子。低头瞧去，周文谦一头黑亮的披肩长发，两眼闪亮，正露着成熟、智慧的微笑“诱惑”着她。

铃蓁见了那愁容，一阵晕眩，心中却清楚、甜蜜。不再迟疑，身子缓缓坐了下去。

周文谦也是一样，从下往上，见到整个毛毯被红光罩住。身子突然如堕入一个漩涡般，双眼不禁一闭，再一睁，只见到爱侣红晕双颊，羞着双眼正看他。不禁对她露齿一笑。

那大肉棒满身淫液，滑溜溜的，被一吞而没。铃蓁受痛，哀叫了一声，急忙又抬起屁股。幸好，“只”插入一半多一些，但毫无疑问的，已破了功！

周文谦听她哀叫，也吓了一跳，急忙搂着她。

两人顿时，又从悠远的过去或将来时空？跑了回来。

那红色陨星，坠入了湖中，仍然发出红光。速度减缓了许多，射到湖底那间石室室顶的一个凹槽。紧紧崁在那个，不知多少年代之前，就为它准备好的“宿星宝座”。

随即响起了“嗡嗡”低鸣声。

石室内，罩在两人电筒强光下的那宝图，如魔幻般，开始起了变化。原本相拥，躺在一块巨石上，几十年来都不动的两个年轻男女，图里那背着脸孔的女子竟然翻到那俊男身上了。

手持电筒的两人，镇静的看着。

他们发现，并非那女子翻到那俊男身上，而是整张图板在变形。太镇静，看花了。那女子又化了一个角度，老板看得发呆，口里不禁喃喃念道：“蓁儿！”

旁边那手下，也喃喃说道：“和大小姐一模一样，好奇怪！”

图里那长发女子，原本背着脸孔，图板变形，那脸孔竟然随身子一起翻了过来。不知制作年代的图板，图中背着脸孔的神秘女子，今日转过身来，竟然和铃蓁长得一模一样！那英俊的男子又是谁呢？

石室里的人，一个是掌控雾湖市并称雄周围五县市，铃蓁的父亲，雾湖市地下市长铃应河。

另一人却是他的拜把义弟，姓林，名风。 人称快枪铃二，便是了。

毛毯内，周文谦亲着铃蓁脸上的眼泪，抱持着，把她翻过来，覆在底下。肉棒依旧动都不动的，半插在铃蓁湿润的小屄内。

安抚着她，柔声道：“不要怕，天塌下来，我替你顶着。否则，也先压垮我。再把咱俩人一起埋了。”说得轻柔，语声却坚定无比。

铃蓁大眼含泪地看着他，今天一直缠绕在心底的一件事，又浮上心头。 几年前，月信初来时，妈妈讲了一些，有关女性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给她听。

又拿了一幅，传家之宝的图给她看。并藉那宝图，说了一些男女之间，性知识及贞操、贞德的观念。

那幅图上，有个男子抱着一个女子。躺在大石上。妈妈说，铃家祖传此图，叙说图中那对少男处女，交合之时。 在指定地点，会出现“可探访过去将来如进出房间”的宝物。当时她一见那图中男子，就中魔似的，被深深接收住了。朝想夜想，将来处女身，就是要献给此男子。直到高二，生活渐忙，才渐渐淡忘了。

偶一想起，不禁好笑。

哪会想到，今天在小迳，见到周文谦。 那幅图上的男子，又从封尘中，飘逸出现，和周文谦叠印在一起。周文谦除了较年轻、没留长发之外。两人几乎一模一样。

但是，她想献身的对象是宝图上，那位看起来较成熟、神秘、的周文谦。而非眼前这个，小色狼样的周文谦。 虽然眼前这个周文谦，高大、俊逸迷人，兼又富侠义之心。着实令她一见倾心，铃蓁在毛毯内，心思一直矛矛盾盾，盾盾矛矛的。

一刹那的神秘时空遭遇，却又显出这“小色狼”成熟、负责及爱护自己的一面。

铃蓁被他护着，想到这里，小屄虽然会痛，心底却涌出一阵欢乐。双手环颈一搂，屁股挺了上去。那在门外的一截，也应邀而入。

蹙眉轻轻“哟！”了一声，两颗泪珠，如珍珠般滚落到毛毯上。却是完成终身大事，高兴的泪珠。

两人在毛毯内，和雾湖相隔，另成一个世界。

铃蓁体型高大，身材健美。周文谦半压在她身上，两个乳房又挤在周文谦光裸的胸膛。压在上面，干起来弹性十足。

这两人，心里充满情爱，虽然都是头一遭，却彷若是天造地设般，干得有声有色。铃蓁吟叫声不断，淫水也喷个不停。

她外表健壮，却不经干。周文谦挟着她两条漆黑的长腿，抽插了几百下，那洁白、小包子般的美屄，一只湿淋淋的大肉棒插在肉缝中，进进出出。淫水挟着少许处女之血，流得一屁股都是。

周文谦看着她漂亮、殷红的脸孔，俯首把嘴唇黏上了她的樱唇。一种不知名的花香混着淡淡的啤酒味，从她嘴里透了出来，极是好闻。忍不住，笨拙的伸出舌尖，挑拨着那另一条软香，却已经醉卷的小舌头。铃蓁花蕊初摘，却已经被他大肉棒插得蜜汁四溢。只剩“嗯！嗯！”鼻音，低低娇喘。魂魄也随着小肉洞流出的淫汁，被周文谦的大肉棒桩得四处乱飞。

正爽得魂魄迷迷糊糊，寻不着路回来之际。 周文谦在耳畔低声道：“姐姐，我要射了，你想不想再尝尝大补液？”

铃蓁回过神来，娇嗔道：“坏小孩！”忘了交待他，轻些抽出来。张口想要再说话。

“啵！”的一声，铃蓁觉到小屄一痛，下面一片空虚。周文谦正端着满头身都是白色夹血丝透明黏液的大肉棒，急冲嘴巴而来。

“姐姐！来了！”周文谦“低声大叫”。

铃蓁没想到他说射就射，急忙坐起身，却感到小屄好似裂开来般疼痛，差点挺不住上身。低低“唷！”了一声，还是伸手迎接了过来。

只觉得好大一条，吃了一惊。 心想：“怎么又变大了？”赶忙又伸出一手，握了他。入手滑溜溜的，毛毯内，上面光线不足。反正就是自己小洞穴的淫水，也不管是甚么东西滑溜溜的，张嘴就含。

手中大棒已经激烈颤动，射出精液，小口接个正着。

铃蓁双手撸着大肉棒，嘴巴紧紧含住。那大肉棒，越射越硬，一股接一股往喉内冲去。她已有经验，又是咕噜咕噜吞下肚里。 却留了一小口，抱着周文谦，深情款款的渡入他嘴里。 笑问道：“好吃吗？”

“不错！香香的。”

“你下次抽出来时，记住，务必轻轻的。”铃蓁盯着他：“你还以为是在开香槟，啊！？”

两人枕着衣物，情话片刻。铃蓁今日啦啦队啦啦了半天，又破了身，竟然睡着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好像听到人语声，一惊而醒。周文谦并不在身边，毛毯内那电筒，已燃成昏昏余光，电量所剩不多了。

她到底是黑道世家的千金，事情真正临头，心中反而沉着，并不害怕。

微掀起毛毯，往人语声来处望去。就在雾湖湖畔，一片沙滩上，灿烂的星光下，瞧得清楚。

几个黑衣人…

【完】